

中国名人全传

THE BIOGRAPHY OF CHINESE MOST FAMOUS PERSONS

圣贤文豪

系列

THE SAINTS AND MASTERS



FENG MENG LONG'S BIOGRAPHY

冯梦龙全传

他们和中国历史的兴衰更替紧紧相连
他们使中国历史一次又一次走向辉煌
他们影响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速度
他们是中华民族之魂
他们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生生不息

史 进

传

长春出版社

市井奇才

冯梦龙全传

张中莉 著

长 春 出 版 社

总 序

人创造了历史。确切地说，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然而，在过去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风流人物兴衰浮沉，影响和主宰着社会的风云变幻。大浪淘沙，仍能流传千古、名彪史册的英雄只有那些少数人物，他们和中国历史的兴衰更替紧紧相连。他们参与创造中华民族千年不断的历史；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速度；他们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枝繁叶茂，生生不息。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世代被推崇的著名人物。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以帝王将相之尊而名垂青史。他们有的以其雄才大略、英勇神武，开一朝盛世，创治世峰巅；有的崛起于烽烟四起之时，以金戈铁马、戎马倥偬，结束长期战乱纷争，给国家带来和平安宁；有的以其智谋权术，纵横捭阖，辅佐一代帝王成就千秋霸业；有的励精图治、变法自强，挽江山于既倾。他们是真正的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英雄豪杰，中国历史因他们而一次又一次走向辉煌。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享有最尊崇的地位，被后代尊为圣贤文豪。他们以其深厚卓绝之才能，坚忍不拔之毅力，倾一生精力，披肝沥血，创一代风气，成一代宗师。他们的人品学识是一代又一代人们学习的楷模，他们的文章著作是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

是千百年来中国主流文化的象征。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他们以其不凡的思想和卓越的功勋被后人誉为名士名将。不论是国强民富的黄金盛世，还是内忧外患的危机时刻，他们都表现出超越时代的思想见地和为国分忧的忠胆热忱。相对于帝王将相的高贵霸气、圣贤文豪的无尚尊崇，他们的身份似乎稍显卑微。但正是他们构成了中华民族最坚固的根基。千百年来，他们被人民大众神话般地歌颂着，他们是民族的大众的精英。

中国名人，是中华民族的魂。他们如夜空中一颗颗耀眼的巨星，交相辉映，璀璨夺目。朝代的兴废，改变不了他们的业绩，岁月的流逝，冲刷不掉他们的英名，时代的变迁，动摇不了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中国名人全传》集历朝历代各个领域精英于一体，以生动的语言、独特的视角、精妙的叙述，全方位地再现了这些著名人物非凡的智慧、卓越的成就、不朽的英名，他们不平凡的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英雄创造了历史。

编者

2002年7月

目 录

吴乡神童	(1)
风流才子	(17)
情为何物	(54)
湖海飘零	(82)
市井文人	(106)
一代笑宗	(143)
经学名师	(174)
夜听风雨声	(210)
寿宁冯青天	(255)
白首卧苍松	(280)
慷慨赴国难	(306)
此恨无绝期	(337)
尾声	(373)

吴乡神童

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一带渐渐滋生。各种手工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布在整个江南，许多市镇由此而变得繁盛起来。苏州便是其中的明珠。远远望去，苏州河潺缓流淌，泻出千般柔情；杨柳婆娑，舞出万种风姿。珠帘画舫从容飘荡，在轻波荡漾的水面上任意东西。茶楼酒肆、亭台玉榭点缀在浩渺的烟波之中，极目四望，自有一番别样的诗情，另样的画意。

在苏州最繁华的临街地带，有一户人家的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个中年男子走了出来，若有所思地站在门口，望着轻纱般的晨雾默默出神。忽然一阵嬉笑声传进了他的耳中，他不禁暗自皱了皱眉头。转过身来刚要训斥，冷不防一团黑影向他当头撞来，他站立不稳，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好几步。他不禁勃然大怒，厉声喝骂道：“孽障！给我站住！”

那团黑影惊慌地站住了。原来是个八九岁的孩子。那孩子不知所措地望着中年人，脸上甚是惶恐，低声叫道：“爹爹。”

中年人满脸怒气地盯着那个孩子：“梦龙，大清早的，你不好地去学堂，慌慌张张地乱跑什么？”

那个叫梦龙的孩子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爹爹，孩

儿知错了。”

中年人训斥道：“为父平时总教导你们兄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好好读书，才会有出息，古人亦云‘学而优则仕’，难道一味贪玩，便会读懂那些圣贤书，便会身登青云梯不成？”

小梦龙垂首低眉，小心翼翼地答道：“爹爹说的是！孩儿从今以后一定会谨记爹爹的教诲，好好读书，做个光宗耀祖的好儿郎。”

中年人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虽然马上又恢复了那副严肃的面孔，但语气却缓和了许多：“既如此，你且说说看，爹爹为你们兄弟几个取名‘梦桂’、‘梦龙’、‘梦熊’，究竟是何用意？”

小梦龙急忙答道：“大哥取名‘梦桂’，乃是寓意蟾宫折桂；爹爹为孩儿取名‘梦龙’，乃是望子成龙之意；弟弟‘梦熊’之名是寓意‘梦熊有兆’。爹爹无非是希望我们兄弟三人都有所成，以便光宗耀祖，延续冯家的书香之气。”

中年人满意地点点头：“时候不早了，快去学堂吧，免得先生又打手板了。”

小梦龙答应了一声，如遇大赦一般地走出了冯家大院，转身向学堂走去。走到一棵大树后，见望不到家门了，这才一扭身快步跑进一家书肆里，掏出银钱买了本《三国演义》，接着便贪婪地读了起来。

这个少年便是冯梦龙，那个中年人乃是他的父亲冯伯伦。冯伯伦是一个专门从事丝织业的“机户”。当时由于经济的发展，棉纺织业和丝织业的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那时的木棉搅车比过去的碾轴轧棉机的效率提高了四倍，纺织工具也由只能纺一根棉纱的手摇纺车发展到能同时纺三四根纱的脚踏纺车。纺织工具的改进，提高了棉布的产量，仅淞江一带，每天就能

生产一万匹。丝织工具也有了很大的改良，出现了长达一丈六尺的提花机，织出的成品更是“巧变百出，花样日新”，在国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时的江南、东南沿海和运河沿岸有五大著名的手工业，即淞江的棉纺织业、苏杭二州的丝织业、芜湖的浆染业、铅山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苏、杭二州的丝织业十分发达，因此便出现了许多的手工工场，这些经营丝织业拥有织机的便被称为“机户”。16世纪后期，苏州的机户越来越多，其中有的拥有十几张甚至几十张织机，有数千金甚至数万金的资本。他们开办的手工工场要到市场上雇工匠为他们干活，这些工匠被称为“机工”。机工和机户的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那时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机工成千上万，丝织工场一停业，就会有“织工散者数千人”的现象。

冯伯伦正是这样一个机户。他在临街租了几间房子，开了家作坊，作坊里雇了不少机工，拥有21张织机。冯伯伦经营的丝织业，生意颇为红火，天长日久也积下了一份不小的家业，虽非大富之家，却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不过，冯伯伦虽为商贾，祖上却是书香门弟，到冯伯伦的父亲时家道便开始急剧衰落，没办法做起了小本生意，以后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渐渐地开始呼奴使婢起来。冯伯伦为人虽然忠厚，性格却甚为固执。如今虽然家道殷实，自己却总认为经商终非正业，觉得愧对列祖列宗，因此颇不喜欢儿子们继承父业，骨子里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重儒轻商的思想，所以时时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挂在嘴边，日夜督促几个儿子在学馆里努力读书，希望他们个个都能科举得第，也好光耀冯家门楣。

冯伯伦膝下有三个儿子，个个聪慧过人，学业精进。然而独有二儿子梦龙有时爱看杂书，不如另两个儿子那般用心学业，因此颇为冯伯伦所不喜。梦桂身为长子，闲时常帮父亲照料店铺，读书也颇受先生夸奖，因此极得父亲的欢心。梦熊年纪尚

幼，于学业上也已头角峥嵘。老伴早已亡故，冯伯伦至今尚未续弦，只将一门心思扑在店铺的生意上，外出时便将店里的生意交结最忠实的老管家冯忠操持。冯忠宽厚忠诚，一心为主，内外兼顾，将作坊管理得井井有条，红红火火。

冯伯伦正在门前凝神遐想，忽然一个小厮匆匆跑了过来：“老爷，冯管家让你快去铺里。”

冯伯伦急忙起身，匆匆向作坊走去。

晚上，冯梦龙蹑手蹑脚地回到家，到了门口时，心里咚咚地跳个不停，见一小厮迎面走来，急忙问道：“老爷在家吗？”

小厮答道：“老爷去吴江了，估计半个月才能回来。”

冯梦龙一听，顿时心花怒放，撒开腿就往外跑去，急得小厮直喊：“三相公，大相公嘱咐小人用心看住你，不然就得向老爷告状啦！”话未说完，冯梦龙早已一溜烟地跑得不见踪影了。

冯梦龙一口气跑到临街的瓦肆去了。那里一间间勾栏瓦肆、茶楼伎舍甚为热闹。说书的、唱戏的、卖吃的……应有尽有，每到夜里更是灯光辉煌。

冯梦龙信步走进一间书场，那里听众早已爆满，冯梦龙只得找个角落坐下。听书的无所不有，达官贵人、平民百姓无不欣然就坐，以图一饱耳福。说书人说的多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或宋元时期的一些话本，往往是醒木一拍，满场肃然。说书人扫视全场，开言道：“上回书说到……”，听众便引颈探身，大气不敢出一口，直到说书人将那醒木重重一拍：“列位听官，欲知事后如何，且知下回分解”，听众才猛然回过神来，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书场。

冯梦龙常常泡在这样的瓦肆里，有些话本都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有时他也去戏院听戏。苏州的戏班子多如牛毛，叫做“部”，如华兴部、兴业部等，足有几十甚至几百部之多。戏班子走南闯北，四处演出各种剧作，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

的《西厢记》，当朝汤显祖的《牡丹亭》，甚至关于风流才子唐伯虎的《唐伯虎点秋香》……无不令冯梦龙大开眼界，往往沉醉其间，流连忘返。

当时活版印刷术大力普及，苏州城里的书肆林立，这样的书肆不仅售书，同时也刊印书籍。在这里，冯梦龙发现了许多被父亲斥为“闲书”的东西，而这些“闲书”却令他爱不释手。每每捧读在手，一股清新的书香顿时地便扑面而来。

由于常常光顾瓦肆、书坊、戏院等处，冯梦龙渐渐地便对学馆里枯燥空洞的圣贤之书感到乏味起来，认为只有《诗经》中的“国风”才是真正的好诗，只有那些俚俗巷曲才是真正的文字，至于那些又长又臭的八股文则早已索然无味了。

一日，学童们在学馆中坐定，先生忽然告假不来，这下子学馆里顿时闹作一团。一向被约束惯了的学生们如鸟儿出笼一般，个个欢天喜地，你追我打，好不热闹。有的干脆爬上门前的高树，有的举起戒尺模仿起先生的样子，有的拿起砚台胡乱投掷，学堂里顿里乌烟瘴气，越发闹得不可开交。

忽然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让冯梦龙给大家说段评书吧。”

“好啊！”小学生们纷纷鼓噪起来，你推我搡，把冯梦龙推到台前。

冯梦龙推辞不过，索性拿起一方砚台权作醒木，“啪”地一拍，学馆里顿时静了下来。只听冯梦龙从容地讲道：“话说曹操得着关云长，知道刘备的下落，心事重重。不问可知，关云长定然要带了两位皇嫂，去往河北。要想挽留，一时苦无良策。于是丞相府前，挂起回避牌。云长一次、二次上当，是因为将军为人忠厚，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第三天一早，将军又来‘三辞曹公’了。刚到相府，马蹄未停，那门公已经开口：‘君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丞相此番病情加重，眼看

人已经转色，连哪一个都认不出了。’一边说一边眼泪滔滔。列位听官，那关将军毕竟是42岁的人了，听门公如此一说，辨辨滋味，晓得是胡言乱语。如若曹操病到如此地步，这丞相府前怎么如此冷冷清清……冯梦龙说得兴起，便将从瓦肆中听得烂熟的评书一古脑地抖落出来，直听得那爬在树上的忘了抓住树干，扑嗵一声摔了下来，才使小学生们猛然惊醒。

冯梦龙一下子成了众星拱月似的人物，他自己是踌躇满志，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哪知道一场大祸正等着他呢！

学堂的风波早已传入冯伯伦的耳中，冯伯伦一听冯梦龙竟然说起书来，气得手足冰冷，定要教训一下这个不长进的东西。见到冯梦龙一脸喜色地走入家门时，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忙喝住：“混帐东西！站住！我且问你，你天天在学馆时不读圣贤书，怎么反倒不思长进，做此下九流的勾当？”

冯梦龙猛然间看见父亲坐在大堂，早已吓得一激灵，此刻听得父亲的这声棒喝，更吓得魂飞魄散，慌忙低着头小声回答：“爹爹，孩儿天天读书上进，何曾做过什么下九流的勾当？”

“什么？好小子！你在学堂说书，不是下九流又是什么？”

“爹爹，孩儿不懂。说书怎么就是下九流的勾当？孩儿反倒认为那些圣贤书太枯燥了，那些街头巷尾的俚俗小曲才是真正的学问。”冯梦龙小心翼翼地分辩着。

“住口！混帐！你小小年纪，竟敢诬蔑起那些圣贤书来啦！照你这样说，上下几千年的文化岂不都是废纸一张，那些茶楼酒肆街头巷尾的俚俗恶曲才是正经？”

“爹爹，俚俗小曲不一定不好。《诗经》中的‘国风’不就是来自于民间而流芳百世的吗？”冯梦龙一时兴起，不服气地分辩着。

“好啊，你竟敢教训起老子来了！我问你，凭这些混帐玩艺儿你能中举吗？凭这些混帐玩艺儿你能光宗耀祖吗？你、你、你

这个混帐！我今日偏要打断你的腿。”冯伯伦越说越气，“啪啪”两个嘴巴打得冯梦龙登时倒退了两三步，“来人，拿家法来，我今天定要教训教训这个不肖子孙！”

“老爷……”小厮慌了手脚。家法伺候，冯梦龙可要大难临头了。

“别多嘴，快去！”冯伯伦不由分说地喊着，额上几乎是青筋毕露了。

小厮取来了家法——一根黑紫色的藤条。冯梦龙一见，登时两眼发直，额上冷汗直冒。冯伯伦双手接过家法：“祖宗在上，今天我要为冯家教训一下这个不成器的东西！”

一语未毕，只听“啪”的一声，冯梦龙的背上已起了一条血红的鞭痕，片刻之间只见藤条飞舞，声声清脆，直打得冯梦龙天旋地转，眼冒金星。初时还勉强忍住，后来便放声大哭，及至最后竟两眼一花，昏死过去。

冯伯伦越打越狠，心中犹觉不解气，口中骂道：“混帐东西！我今天索性将你活活打死，也省得你日后贻羞冯门。”

小厮旺儿日日跟随冯梦龙去学堂，颇为机灵，早已派人给冯梦桂报信。此时见冯梦龙受苦，不由得满眼是泪，跪爬上前抱住冯伯伦的双膝：“老爷，二相公是有些不对，挨批挨罚都是应该。只是二相公年幼无知，小的情愿替他受罚。老爷要打就打小人吧！”

“滚开，这个混帐东西不思长进，你也难逃责罚，待我回头再找你算帐！”冯伯伦飞起一脚将旺儿踢出丈余。

这时忽听门外传来一声哭喊：“爹爹……”只见冯梦桂气喘吁吁地从门外飞跑进来，他是听小厮报信急忙从铺中赶来的。见此情景，不由得眼含热泪，双膝跪地：“爹爹，弟弟年幼无知，纵有千错万错，您老人家就看在孩儿的薄面上饶了他吧。”

“不行，我今日若饶了他，来日冯家门风必会坏在他的手

上。”冯伯伦越打越狠，手下绝不留情。

“爹爹，若说不对，孩儿也有不是。孩儿未对弟弟严加管束，才有今日之事。爹爹要打也把孩儿痛打一顿吧。”冯梦桂爬上前来，不停地伏地叩首。

“爹爹饶了二哥吧！要打二哥，孩儿也情愿代替。”冯梦熊不知什么时候也溜了进来，跪在地上。

“老爷，”小厮们齐齐跪了下来，“饶了二相公吧！”

“唉！”冯伯伦见状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老泪纵横，“我冯伯伦一生奔波，没想到却生下如此不成器的东西，我愧对冯门列祖列宗啊！唉！千不怪万不怪，只怪你娘死得早……”

冯梦桂、冯梦熊一听到爹爹提起死去的娘，不由得放声大哭“娘……”

冯伯伦见他二人哭得声断气咽，鼻子也觉得酸酸的，低头看着早已昏死过去的冯梦龙，心里也不由得后悔起来，于是双手扶起兄弟二人，长叹道：“好孩子，都起来吧！若梦龙也能像你们兄弟两个，我又何苦如此操心！”低头又望着众人，“大家都起来，都起来吧……”

冯梦龙忽然呻吟了一声，冯伯伦转头看看，也懊悔自己下手太狠，含泪道：“孽障！今天看在众人的份上，权且寄下这顿打。从今以后，你只许用心读书求取功名，若再敢学些下九流的勾当，提防我揭了你的皮！”

兄弟二人扑上前去，只见冯梦龙的衣衫早已血迹斑斑，浑身遍是伤痕，冯梦桂伸手探探，见尚有鼻息，这才稍稍放下心来。冯梦龙勉强睁开眼睛，叫了声“大哥，三弟”，又昏了过去。冯梦桂忙命小厮将冯梦龙抬到卧室，亲手洗去血迹，抹上些药膏，服侍他仰面躺下。

冯梦龙在家将息调养，医治棒疮，足有半月方敢下地。自此以后，冯伯伦将冯梦龙管得紧紧的，若外出办货，就让冯梦

桂或冯忠权且监管，以防他再去茶楼酒肆鬼混。因嫌先生管教不严，几位家长一核计，辞了原来的先生，另请了一位颇有声望的儒生前来执教。这位新来的先生果然厉害，动辄拿戒尺将小学生们的掌心打得红肿不堪，小学生们都只好乖乖地用心学习，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顽劣调皮了。冯伯伦又嫌书童旺儿没有尽心尽职，将旺儿痛打了一顿。冯梦龙见此情景只好收起闲心，暂且将心思用到学业上。

光阴荏苒，冯梦龙不觉长到一十三岁。出脱得风流潇洒，俊秀儒雅，更有满腹诗书，动辄出口成章，颇得众人赞誉。冯伯伦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越发日夜督促他努力上进。

这日，冯伯伦正在店铺中坐定，忽听外面哄哄嚷嚷，不知出了何事，正要派人打探，只见有人骑着快马飞跑来报信：“大喜，大喜！冯家二位相公县学得中，同时都考上秀才了！”

冯伯伦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一下子站了起来：“什么？两个小犬考中秀才了？梦龙也考中了？”

“是啊！恭喜冯老爷，令郎得中了！二相公也榜上有名。”

冯伯伦只觉心头一喜，一跤跌坐在椅上：“天啊！没想到我冯家也有今天，真是祖宗的荫庇啊！”冯伯伦老泪纵横，喜极而泣。

冯梦龙13岁考中秀才，县学里一时无双，“神童”之名顿时传遍全城。明代科考有个规定：凡考试须经县试、乡试、京试三关，得秀才、举人、进士的封号。如今冯梦桂、冯梦龙县学得中，小小年纪头角峥嵘，何愁来日不连中三元？因此，左右高邻如走马灯似地齐来庆贺，冯家洋溢着一派喜庆的气氛，冯伯伦索性大排筵宴，遍请宾客。

翌日，冯家大门上贴着“鸿禧入泮之喜”的四方简贴，红灯高照，贺客盈门。冯伯伦亲自把盏，率冯梦桂、冯梦龙来往

穿梭，答谢众人。兄弟二人气宇轩昂，如玉树临风，尤其是冯梦龙骨格清奇，少年英才，更博得人们的阵阵喝彩。

“冯老爷，令郎年少才高，前途未可限量啊！”

“哪里哪里，过奖，过奖！两个小犬此次入学实属侥幸，今后还需仰仗各位多多提携。”冯伯伦口里逊谢，心里得意。

冯氏二兄弟同戴儒巾，不几日，便有热心的媒婆寻上门来。不少富豪人家眼见二人学业有成，来日必登龙门，于是纷纷请人作伐，并许以丰厚的妆奁。冯伯伦借口二人年纪尚幼，学业为重，一一婉拒。一心指望二人能勉力奋进，来日金榜题名。

冯伯伦望子成龙心切，每每谆谆告诫二人：“我儿切记，从今以后务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任何游戏事儿均不可为。欲成大器者，就得步上金殿，接受天子面试。若连孔庙的门槛也未能进去，当然不得拥有儒生的称谓，不得擅自进入大成至圣先师的殿堂了。我今已是不惑之年，我儿若有朝一日受皇封，食君禄，我愿足矣！”冯伯伦略为沉吟，接着又道，“自古念书成人只有一个秘诀——苦吟神鬼愁。当朝一品的王鳌，小时家贫如洗，每日放牛于学馆门外，偷听先生授课。以树枝作笔，沙泥作纸，到后来不但金榜题名，还做了辅国栋梁。三人同行，必有我师焉，吾儿当自省自策以图学业精进呀！”二人点头称是，暗暗痛下决心，只待金榜题名，一鸣惊人。

自此以后，二人夜夜苦读，学业大进。冯梦龙虽小哥哥几岁，然而文思敏捷，又不在其兄之下。凡出诗题，往往不出几步，挥笔立就，令同案望尘莫及。当时，县学里的读书人往往集在一起做文章，互相研讨观摩，称为文会。每有文会，冯梦龙便大显奇才，对联出句，无不力拔头筹。有的老生员心下不服，兼之冯梦龙出身商贾之家，脸上便有鄙夷之色，每每自恃才高小觑冯梦龙，结果往往自讨没趣。

一次，又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家纷纷出联对句。一

老生员想趁机难倒众人，便开口道：“列位，老朽昨日偶得一上联，苦思下联未得，望各位不吝赐教。”说毕高声吟出上联：凤鸣。

在座诸人面面相觑，无人能对。冯梦龙沉吟了一下，脱口说道：牛舞。

老生员一听，哈哈大笑：“冯梦龙，人都赞你是神童，依老朽看来，也不过是浪得虚名。试问牛怎么会跳舞呀？”

冯梦龙微微一笑：“古书云‘百兽率舞’，难道不包括牛吗？”

众人一听，不由得目瞪口呆，半晌才回过神来，不禁拍手称妙。

老生员斜视冯梦龙：“这次算你侥幸，碰巧对上了。老朽再出一联，考你一考。”接着吟出上联：

写春秋看春秋一部春秋

冯梦龙沉吟片刻，从容吟道：

孔夫子关夫子两位夫子

众人一时难解。冯梦龙解释道：“写春秋者孔子，善读春秋者关夫子。想当年，关公护送皇嫂千里走单骑，夜里手不释卷，所读的正是《春秋》。诸位不见关公塑像为手捧《春秋》乎？”

众人一听无不叹服。老生员一见难不倒冯梦龙，有些不服，心想：黄口小儿，也敢对句！便道：“且慢，老朽这里又有一上联。”说毕得意地吟道：

砍柴伐木深山中，小童子也敢对锯（句）

冯梦龙一听老生员倚老卖老，暗中嘲笑自己，当下也不客气地回敬道：

马陷双足泥淖中，老畜生怎敢出蹄（题）

老生员讨个没趣，气呼呼地坐下。另一白衣秀才自恃才高，见老生员受辱，心里也有些气愤：“小辈，适才对句，算你走运。如今我也出一上联考考你。”

鸟入风中，啄去虫而作风

这是拆字对，“風”（风）去“虫”加“鸟”为“鳳”（凤），借此嘲笑冯梦龙是吃虫长大的，不屑之情溢于言表。冯梦龙年少气盛，当然不甘受辱，决计给傲慢自负的白衣秀才以教训，于是回敬道：

马来芦畔，吃尽草以成驴

联中巧妙地把对方讽刺为吃草的驴，嘲笑对方的腹中不过是一肚子草而已，这辛辣刻薄的对联登时把对方闹了个大红脸。一时间，竟无人敢再出对。

冯梦龙朗声道：“列位前辈在此，在下也有一联求对”，说着从容吟出上联：

柳絮飞来片片影

有人一听便笑出声来。柳絮落地无声，怎会有影？冯梦龙笑指窗外的夕阳，缓缓吟出下联：